

變化多端的英語面貌—— 澳洲新南威爾士州高中會考英語新課程設計面面觀

阿沙朗(D. Absalom)¹

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紐卡斯爾大學

前言

當今澳洲社會上一個相當普遍的期望是，一個課程的任何組成部分，從教學大綱以至教科書目等等，不但可以作為對現存種種社會習性的反應，而且能夠成為塑造未來社會習性的具體措施。本文旨在探討1999年促成澳洲新南威爾士州高中會考英語課程改革的種種社會因素，並對新英語課程改善現況和造福將來的各項措施，逐一加以分析。

社會觀點

促成語言教學課程變革的社會因素，往往於事後總結，才漸見清晰。因此，本文先從易處入手，回顧一下近三十年來澳洲英語教學的重大變化。歷來已先後有多位學者撰文 (Watson, Sawyer & Gold, 1998, Sawyer & McFarlane, 2000) 闡述各種教學模式，以反映澳洲英語教學的社會背景和課程取向，下文為大家簡單介紹四種模式：

文化繼承模式

一般稱為從英倫殖民統治者繼承得來的教學模式，但礙於地域不同而不得不稍事改動。莎士比亞、奧斯丁、狄更斯、多恩等大文學家經典著作一般列為必修課本，並以教授傳統英語語法與標準英語發音為主。雖然自1966年起傳統英語語法在新南威爾士州課程中已不再列為必修科目，但文化繼承模式的優越感以及種種相關觀念，在澳洲社會已深入人心，至今仍根深蒂固。

1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譚柏山譯。

個人成長模式

始自1960年代個人主義全盛時期，旨在擺脫各種教學形式的羈絆，藉此鼓勵自我表達；以「讓孩子自由寫作」、自創拼寫法、「接納孩子在課堂上的個人用語」等教學主張為代表，與文化繼承模式「管教而非放任」的主張大相徑庭，而這種教學模式所導致的種種社會變化，諸如青年人對建制有欠尊重、不守紀律、以及道德敗壞語文水平大降等等，長期以來均大受社會輿論所詬病。

批判讀寫模式

針對「放任自流」的「個人成長模式」而產生的教學模式，以遣詞用字要注意社會文化背景，並與社會文化背景互相配合為主張，專事探討人際溝通方式以及如何利用各類語言表達方式在社會中掌握權力等問題，強調語言的邏輯性與精確度，並研究語言形式背後的方法，與文化繼承模式只著重語言形式的取態不同。

社會生態學模式

對社會上並存的各種語言形式兼收並蓄的教學模式，由於其中不少語言形式的產生過程均屬「自下而上」，因而難以見容於精英主義的文化繼承模式。在這一模式之下，傳統上「讀書識字」的觀念已擴而充之，以至除了「能講」和「能數」以外，還包括「電腦技能」、「識字」、以及「政治正確」意識。以往認為「次等」而有損「原」語言純度的各種方言，其價值在社會生態學模式中均一視同仁，同樣受到重視。

顯而易見，一如任何社會分類學，上述分類法亦難以完全自成體系或自圓其說；實際上，不同模式的教學方法往往互用，而表面上互相矛盾的模式亦可因應不同環境所需而加以混合使用。社會生態學模式也得承認，其他三種模式的影響，至今仍在澳洲社會上廣泛流傳。因此，一方面，順應文化繼承模式主張，而高舉所謂「標準英語」作為語言審美標準的觀念依然十分普遍；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力求維護自己的「發言權」，繼續堅持使用自己認為自然不過的英語。不過，對於這類自由言論，聽者自會從邏輯或情感角度加以衡量，或從言論背後到底講者有何「私心」方面著眼。因此，任何一句話，贊同文化繼承模式那一套的人都會問：「這句話的用語合乎標準嗎？」也等於問，說話者是否受過高深教育，是否智力過人，又或者是否家財萬貫風度翩翩？個人成長模式的支持者則會問：「我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嗎？如果讓我來說，我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嗎？」也等於問，說話的人跟聽話者彼此之間在社會上的凝聚力到底有多大？奉行「批判讀寫模式」

者，則會分析有關話語對有關聽眾及環境而言是否合適，甚或質疑講者是否別有用心。至於社會生態學模式的支持者，則會問所說的話是否說得其所，又能否發揮應有作用。

學校背景

有了以上的背景資料作為參考，就讓我們進而探討澳洲高中會考英語課程編寫人員如何試圖保存或改變上述各種教學模式所參照的社會價值觀。至於有關研究的對象，則以剛於近期進行過全面改革的新南威爾士州高中會考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簡稱 HSC) 為主；有關改革的第一份報告，剛於本年十月進行過檢討。HSC 是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最終的一次中學會考，應考者一般年約十八歲左右，考上專上院校繼續進修，或從此就業，即取決於這次會考成績，因此對青年人前途而言，可說關係重大。

1967年，按照「溫德姆計劃」，新南威爾士州中學課程均延長一年；當時的英語課程只得一個，稱為「雙單元相關課程」(Two Unit Related, 簡稱2UR)；為了應考HSC，則另有一單元可供選修。(是項會考中大多數科目均以雙單元為限。)英語是應考HSC唯一的必修科目，至於怎樣才符合大學或其他院校的入學資格，均有明確規定。是項中學會考的要求，例如對文學經典和標準英語的重視，與上述文化繼承模式可說不謀而合；雖然，其前身「中學會考」(Leaving Certificate) 應考所需的英語語法練習，則以另一項理解與風格分析練習取而代之。必須指出的是，當年中學會考的考生人數只佔當地十八歲青年人口三成左右，而大多數考生均有志於進大學進修或成為專業人才。至於其餘七成的青年人，則年屆十六歲即馬上就業，任職店員、銀行櫃員、汽車修理技工或其他各種技術人員都有。

繼六十年代那高舉自我的年代中反越戰、婦解、披頭四、嬉皮士自由性愛公社等連串運動過後，傳統建制漸漸出現老化的跡象。當時年方十八的青年人，不論為國效力參與戰事或反戰到底，亦算表明過立場，決非傳統的追隨者，而對他們來說，奧斯丁文學經典和標準英語發音那一套已行不通。因此，到了1982年，已另有一英語課程推出，稱為「雙單元普通課程」(英語簡稱2UG)，以滿足學生對學習時事的需要。這輩學生是個人成長模式下的產物，他們既學會根據個人興趣或個人背景來認識世界，自不會一味崇尚大文學家的作品。2UG課程內容亦因此附加了報章新聞學，並以雜誌和報章社評為教材；至於文學讀本，則包括部分澳洲本土文學作品以及傳統文學經典的節錄本。此外，還有另一創舉，就是為了配合1957年以來青年人多看電視少讀書的趨勢，課程教材還包括適量的錄影帶。2UG乃為一般學生而設，至於2UR以及另一選修單元，則以專攻英語

的學生為對象。為免「降低水平遷就學生」之譏，2UG從讀本數量以至考試要求都相應提高，以向英語專科看齊。同一時期澳洲高中學生人數亦見顯著增加，皆因在個人成長模式洗禮下，青年人視兩年高中學歷為覓得理想職位的途徑。

此外，當地亦有越來越多不同種族的學生升讀高中。究其原因，實有以下數端：外來移民及難民人數日增；已有近七十年歷史的「白澳政策」終於取消；1967年澳洲土著正式列為人口普查對象；「非英語語種」(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簡稱LOTE) 日趨普及，日受重視。在文化背景轉變之下，第三種英語課程遂應運而生；這項課程於1986年推出，稱為「雙單元當代課程」(Two Unit Contemporary, 簡稱2UC)，專為「以英語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簡稱ESL) 或「以非英語為母語」(non-English speaking backgrounds, 簡稱NESB) 的學生而設。不過，由於這項新課程的教學語言仍然是英語，而實際上ESL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也無法比得上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因此課程對英語閱讀習作的要求也相應調低。儘管課程原來以數理科成績出眾(但仍然希望英語成績不俗以符合一般專業要求)的亞裔學生為對象，但推出不久也成為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的選修對象，因為課程要求較低，所以也較易過關。

雖然上述課程所教授的英語屢遭取笑為「無用」英語，而從該課程所得分數在HSC試中的評分亦要大打折扣，但對於有關課程吸引非NESB背景學生選修的趨勢，不少當地教育界人士都認為無傷大雅。事實上，認為該課程的文化取向有助於建立並維繫社會上不同文化之間的諒解與包容者，更有人在。更重要的是，有人認為該課程正能滿足社會上最有需要的一群，也就是人數日增的一類「新生」學者；這類學者以往多昧於社會上的文化多元性，因而對外來文化抱有戒心，甚至仇視外國人。也正因如此，有人認為該課程既有助於擴闊部分人的視野，而在此基礎上，亦應有利於促進「批判讀寫模式」順利運作。在此背景之下，1990年代中至末期，選修2UC而不選其他兩種英語課程的學生人數由是與日俱增。

上述趨勢到了1990年代中期就更為明顯，當時聯邦政府決定取消原來為十八歲以下人口提供的社會福利。由於可供這年紀的人擔任的職位極少，所以本來在校者唯有繼續升學；當地屬同一年齡組別者於高中留校就讀的比例，也因而高達百分之九十五，創下空前的紀錄。這是課程編寫人員必須正視的現象，原因是他們所編寫的課程對象，已不再限於有志於求學的少數，而是有關年齡組別中幾乎所有的成員。

社會因素

此外，當地英語課程編寫人員還須注意下列各項轉變中的社會因素。其中一大因素要數前聯邦教育部長John Dawkins於1991年宣佈的「澳洲國家語文政策」。這一政策以「標準澳洲英語始終是澳洲國語」為信念，訂下以下四大目標：

目標1：所有澳洲居民的英語口語及書面語均應保持一定水準，以應付不同場合所需；並通過教育及各種培訓課程滿足其學習需要。

目標2：鼓勵國民多學習英語以外的不同語種，並提高有關學習水平，藉以進一步改善教育素質，同時加強國民以至國際間的溝通。

目標3：澳洲土著及托雷斯海峽島民至今仍在流傳的語言 (Aboriginal & Torres Strait Islander languages, 簡稱ATSD) 應予保存並加以發揚。其他現存語種亦應加以適當保存，例如錄音。

目標4：經由傳譯、翻譯、印刷、電子媒介以及圖書館提供的各項語言服務，應不斷加以改善並擴而充之。

1991年8月澳洲語言政策資料文件

顯而易見，要將LOTE及ATSI與「標準澳洲英語」(Standard Australian English, 簡稱SAE) 同步發展，定為課程編寫人員帶來不少困難。三類語言平衡發展，難免在互相交流的情況下形成變種，其中最顯著的莫如「土著英語」；各種不同的ESL也是在類似情況下產生。「澳洲國家語文政策」聲明：「語言雖各不相同，但無分高下」，方言也應賦予合法地位；教育部不少課程亦以此為原則。「防止歧視法案」更進一步規定澳洲國民不得以種族、性別、宗教、語言不同而加以歧視。至於英語教師的任務，則在於協助學生一方面學好家鄉方言，一方面則按照國家語文政策目標1保持標準澳洲英語的水平。也就是說，接受「混雜英語」作為當地自然環境下的產物，而不隨便指為「有欠純正」或「不夠標準」。因此，英語教師必需在學校裡建立有利於兩種以至多種方言和平共存的環境。

從表面上看，在多語言社會提倡以多種語言為教學語言似非難事，但要注意的是，要推行成功，首要條件是不同語言之間的社會地位必須平等。澳洲的情況顯然並非如此；當地已有的多種土著英語，均由土著中的一種土話，再加社會上普遍視為「不合標準」的一種澳洲英語方言混雜而成。以往這類英語在社會上往往視為「不夠體面」，今日則視之為「徒惹有識之士反感」；但對於使用者而言，則又已成為日常慣用的標準語。這種連當地法律也定為「不成體統」的語言，實在難望與標準澳洲英語看齊。也許比較開明的態度是對這種英語的使用範圍加以限制，但從語言發展的歷史上看，「自上而下」的管制

方法從未靈驗過。事實上，源於英語俗話的髒話(例如那個f字母起首的詞)日趨普及，就連今天的獲獎電影對白中，亦常可聽聞。可見俗話勢不可當，千百年來仍是禁之不絕。

期間澳洲社會上另有一相關的轉變，就是三十年來在當地小學課程中銷聲匿跡的語法又再重新被提倡。「系統實用語法」(Systematic Functional Grammar)屬客觀描述語法，1992年首次被編入當地小學課程，但由於受到輿論攻擊而於1995年9月取消。不少以為傳統規範語法從此又再當道的教師，由於要重新適應一套教學用語，以及重新理解種種關乎概念、個人、以及語境層面的意義，因而大失所望；還有更多教師因為不諳語法而對箇中含義不明所以。1998年小學課程又重新提倡客觀描述的「系統實用語法」，但卻同時採用傳統語法用詞如「名詞」、「動詞」等等，理由是這套用詞正是目前一般字典所通用。要充分利用語法教學加強學生的英語知識和運用能力，則仍須假以時日，待目前尚未掌握有關語法的教師他日學成之後，才能貢獻社會。

社會上有關語法功用的問題至今仍爭論不休。雖然已有學者所作的深入研究證明語法知識與語言能力關係不大(參看Wilkinson 1971, pp. 32 - 35)，社會上以至教師當中，仍有不少人深信，語法教學是掌握語言能力的竅門。其實，不少英語文學大家，如莎士比亞、狄更斯等等，對英語語法都不甚了了；而二十世紀上半世紀的英語語法學家當中，則有不少人的母語不是英語，英語表達能力有限者也大有人在。在「個人成長模式」盛行的年代，「熟能生巧」就是基本的教學指引；而多做語法練習，則自能增進語法知識。雖然語言能力和語法知識並無必然關係，但學習語法絕不會徒勞無功；相反，掌握語法，實無異於掌握了一套可資論述語言問題的語言，這對於編輯以及校對等文字工作亦大有參考作用。不過，語法知識至今仍未證實有助於增強語言能力。

但語法知識與語言能力之間的關係還須詳加研究，而事實上已有學者撰文討論「系統實用語法」對語言能力的效用。(參看Hasan and Williams, 1996)。不同種類的語法所研究的重點各有不同，有著重分析表達形式的，也有著重語言結構、用詞、或含義的。由於「系統實用語法」特別注重語言在特定語境中的作用，研究「系統實用語法」，大概較研究其他語法更能掌握語言的實際效用。因此，學習這套語法也大概有助於改進學生的語言能力。雖然，其他語法歷來也未能證實有此功效。

此外，新南威爾士州以至澳洲全國所實行的教學改革，包括「效果為本教學」(Outcomes-based Education)與「準則為本評核」(Standards-based Assessment)等措施，對當地的英語教學也影響重大。有關教學改革的推行，實與社會上普遍要求加強教育界要員問責與向公眾交代教育事務的背景有關。長期以來，不少澳洲僱主抱怨畢業生因技能不

足而表現欠佳，而畢業證書內容則由於改以數學量度方式及種種指標顯示而教人難以理解。對加強校方問責的要求，大抵是「批判讀寫模式」盛行之下產生的；這一教學模式主張質疑傳統價值觀，並以為權威或專家的言論不可盡信，因為權威專家犯錯的機會其實與一般人相等。因此以「效果為本」的教學方法，加上與不同準則互相參照，就更能使學校教育與社會需要相配合。

上述可視為有損於學校制度自主的社會變化，其起源可追溯至英國戴卓爾政府奉行經濟理性主義的時期，對於八十年代中學以至大學教育影響至深。學校社會互相配合的需要，在「邁耶爾委員會」1991年發表的聯邦政府報告中已有詳盡闡釋；而由學校培育學生以應付社會所需的基本技能，報告中亦開列了八大項；高中會考英語新課程中則引述了如下六項：

- *蒐集、分析以及整理信息
- *傳遞意見及信息
- *策劃及安排活動
- *與別人分組合作
- *解決問題
- *利用科技

雖然尚有運算能力與多元文化意識兩項技能未有在新課程中提及，但上述社會技能得以引入高中會考英語新課程中，實屬難能可貴；證明課程編寫人員已明白到語言發展追隨社會發展的必然關係，而課程內容亦必須切合社會需要，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澳洲社會另一項不可忽視的變化在於科技發展方面。今時今日，儘管電台報章仍有存在價值，電視已成為一大通訊媒介；在電腦日趨普及下，澳洲教育部已規定見習人員必須具備電腦技能證書資格。在互聯網上資訊激增之下，當地人的研究及閱讀習慣亦發生變化，傳統上「埋頭苦幹」式的資料搜集功夫已嫌過時。現時只要在互聯網上找對了「連結」，所需資料已盡在其中。電力故障對電腦世界的威脅姑且不論，在電腦技能掛帥的今天，舊式研究方法的價值已成疑問。課程編寫人員雖然希望對電腦科技善加利用，但仍未想完全放棄傳統技能。事實上，在計算器面世之後，學校裡是否仍需教授乘數表也曾引起過一番爭論。在社會轉變過程中，課程編寫人員難免要新舊兼顧，但結果卻往往兩面不討好。至於高中會考英語新課程，設計上則以基本技能與新科技相結合為原則；因此，除了讀、寫、聽、講等傳統基本技能以外，還加插了觀察與描畫兩項技能。環顧今日的生活環境，要理解無處不在的種種路標、建築物安全指引、廣告以至企業集團的推銷文字，上述技能自屬必需。至於多種族國家或地區，例如Nike或「麥當勞」等著名商標，就更屬跨越語言界限的共通標誌，尤其不可不識。

轉變機制

在本文開端介紹的四大英語教學模式與上述五六種社會因素影響下，根據以澳洲教育研究委員會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簡稱ACER) Barry McGaw教授為首的一個政府調查小組所作報告而編寫的白皮書，遂於1997年完成，題為「保障學子前途」。由於「雙單元相關英語課程」及有關選修單元以及「雙單元普通英語課程」報讀人數日少與校方的畢業證書內容難解引起社會各界人士不滿，HSC (新南威爾士州高中會考) 編制因而須予全面修訂。鑑於當地高中生在選修英語課程時有捨難取易之嫌，HSC實有必要按調查深度而酌量調整對資質各異學生的要求，從而重新統一考核英語程度的標準。至於應否仍以英語為唯一必修課程的問題，則在上述報告中已有論及：

「要增進英語程度，必須多讀、多寫，並且深入分析、思考和討論各種英語文學作品、傳媒，以及其他個人及日常英語通信的文字；這是基本的功夫，甚至可以說是首要的辦法。能夠掌握英語，對個人日後在進修、就業方面，以至在其他社會及經濟領域中的發展有大幫助。」

McGaw, B. 1997. P. 18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引文著重語言的實際功用，而非語言的性質；可以說比較符合實用語法的觀點，而非傳統語法觀點。

新英語課程主要包含「雙單元標準」(Two Unit Standard, 簡稱2US) 與「雙單元高級」(Two Unit Advanced, 簡稱2UA) 兩部分，而兩部分的中心內容並無二致，同樣給予學生機會「探討、分析、實驗不同形式和背景的文字」。「探討、分析、實驗」正是大眾根據各自不同的背景處理信息的不同方式，當中亦或多或少代表著四種教學模式的主張。2US要求學生「按照讀者對象與寫作目的衡量有關文字的效用」，程度高的學生則要「根據有關背景對文字進行分析和評價」。兩種要求的不同處正在於被動接收文字信息和主動處理文字信息之別。二者的不同，將透過課程的選修部分體現出來；程度一般的學生只需「精讀」有關文字，程度高者則要對有關文字作出「評價」。

此外，程度高的學生還可選修另外兩項延展單元。第一項專為深造英語而設，課題包括「語言怎樣決定和反映價值觀」；第二項則為選修長篇寫作的學生而設。因此，以往可供選修的三單元，現已增至四單元，以應政府對各學科「精益求精」的要求。

另一方面，亦有一定比例 (也許只得4%，但亦有可能高達30%) 的學生仍需在學習上予以協助；「基礎英語」正是為11年級這一預備年而設的課程，但及至HSC則不再提供，因為在預備年給學生補習英語，應足以協助他們應付2US的要求。

但2UC至今仍有一定價值，而「以英語為第二語言課程」則已列為HSC選修課程之

一；但該課程的選修要求十分嚴格，以過往用英語進行學習必須少於五年為限，顯然是引2UC的例子為鑑，以堵塞學生為求輕易過關而選修的漏洞。

新的「第六階課程」聲明「新課程專為增強學生英語程度以利學生的個人生活、社交以及事業發展」（「第六階課程」，第22頁）。對於主張「文化繼承模式」者而言，著重英語的實用價值而忽略英語本身的價值，未免流於功利。但對於其他模式的支持者來說，這種取向實屬無可厚非；而提出以學生的「事業」為重，實為英語課程中前所未見的字眼，從中亦多少可見「經濟理性主義」的影響。至於在HSC課程中加插類似工業學院課程的職業教育及訓練成分，就更顯出新課程對實用功能尤其注重。

新課程推出不久，其所選教材就已受到社會上嚴厲的批評。為了儘量滿足不同學生的需要（須知學生人數幾乎包括所有年滿十八歲的青年人），課程委員會於是在新課程中加插流行文化的元素；因此而列為教學普及讀本之一的Steve Vizard所著《小人國兩星期見聞錄》（Two Weeks in Lilliput）一書，最近就曾遭悉尼大學一位高級講師怒斥為夠不上「水平」。該書內容講述作者以共和黨代表身分出席1998年「堪培拉憲制會議」時的所見所聞，以其對目前澳洲應否脫離英聯邦而成立共和國這一引起廣泛爭論的問題足資談助而入選教科書目。2001年4月30日悉尼一份報章刊載了Barry Spurr博士以「英語勢將步希臘拉丁語後塵」為題的文章，將該書評為「毫無價值的……記者隨筆」，其中「滿紙關於體育的隱喻全屬陳腔濫調」（「有關體育的隱喻」目前在澳洲社會適用於批評任何事物）；還將該書形容為「應制之作，內容全屬作者一己偏見」。Spurr博士認為英語這門「學科」已日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味趕時髦的文化學課程」。他更指出Bruce Dawe的詩作如今往往列入「消費主義」題材的作品中，但如在昔日則大概得以「詩篇」之類看待。

究竟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新英語課程是否已逐漸變成又一社會學課程，以照顧日益增加的不同「客戶」需要？傳統價值觀與英語水平是否已棄如敝屣，以順應普及的潮流？這個幾乎全州所有十八歲青年人都應考的高中會考如今進行的課程改革，對澳洲全國眾多種族的語言使用者而言又有何影響？

大抵而言，新英語課程編寫人員不過對存在已久的不同語種予以承認而已。將單一種英語定於一尊而漠視其他語種的存在，在1967年人種尚少的年代也許並非難事。當年定於一尊的英語也被視為社會地位的象徵，但在目前的社會風氣下，這種英語的效用，反不如電腦化業務中常用的電子郵件式縮略語。當然，傳統商務通信的種種禮節，難免在實用掛帥的前提下逐漸消失，但亦有人將新的實用語言視為「俚語」（Nickerson, 2000）。新課程編寫人員似勇於在高級英語程度及有關選修單元中既保留傳統價值觀，同時兼顧科技發展的趨勢，因而擴大傳媒學科內容以包括「網上搜索」以及「閒聊網址」等環節。為

了正視多元文化的現象，新課程中亦有ESL部分可供選修。至於未能掌握標準英語的學生，則可選修「基礎英語」補習課程。批評者儘可指出新課程中未夠專精的地方，例如在傳授英語基礎知識方面未有做足功夫，反而過分著重灌輸空泛的社會學理論；又或者新課程對學理不夠重視，因而導致學生的英語運用能力有欠準繩；「混雜英語」也過分普及等等。不過，假若新課程聽從上述批評者的意見設計，則新課程非但難以順應社會發展的趨勢，更難免企圖主宰社會發展趨勢之嫌。畢竟新課程的對象是適齡考生的絕大多數，而非少數精英分子。

由此可見，鑑於四大教學模式之間的矛盾關係，新課程的編寫人員實難做到盡如人意。也許澳洲政制中固有的民主妥協精神，將有助於化解不同種族之間在語言上的分歧；由此也引起不同政制是否會產生不同課程模式的問題。至於語言的影響實已深入社會生活的不同層面這一事實，則顯然仍將是課程編寫人員的首要考慮因素。姑勿論這一事實是否將列作語言學科的課題，抑或順應新「純正教學法」的潮流而歸入社會學理論部分，語言的社會作用將有增無減。無論如何，大家只要時刻提高警覺，則應能對社會上因種族各異而引致的種種分歧繼續加以分析，並加以緩和。

原文參考書目

- Board of Studies, NSW. *Stage 6 Syllabus, English*. Sydney: Board of Studies, 1999.
- Hasan, R. & Williams, G. *Literacy in Society*. London: Longmans, 1996.
- McGaw, B. *Securing Their Future*. Sydney: NSW Ministry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997.
- Nickerson, C. *Playing the Corporate Language Game*. Amsterdam: Rodopi, 2000.
- Sawyer, W. & McFarlane, K. *Reviewing English in Years 7-10*. A report for the Board of Studies, NSW. 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 2000.
- Sawyer, W., Watson, K. & Gold, E. (eds) *Re-Viewing English*. Sydney: St. Clair Press, 1998.
- Wilkinson, A. *Th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